

诸葛亮《将苑》考补

聂 鸿 音

内容摘要:宋人托名诸葛亮所著的《将苑》凡50章,存世本最早不过明代。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个西夏文译本残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书初编时的面貌。这个译本缺少“东夷”、“南蛮”、“西戎”三章,为当初的翻译底本残佚,其馀部分表明早期的《将苑》只有42章,今本多出的八章为后人增补。西夏译者的翻译手法在已知的文献中最为灵活,译文并不像佛经译本那样严守原文语句,但整体意思的表达简明无误。

关键词:诸葛亮 《将苑》 西夏文 翻译

《将苑》一书最早见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后世又称“心书”或“新书”,题“诸葛武侯”撰。该书自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以来就被认为宋人托名诸葛亮的作品,可惜传世本都出自明代以后^①,书的早期面貌不得而知。半个世纪前,英国国家博物馆首次报道了该馆藏有《将苑》的一个西夏译本残卷,其后虽有学者研究,但始终没能公布一份完整的译文。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补充讨论西夏译本的书题含义和篇章数目问题,并且全文翻译这个残卷供中国的文献学界参考。

—

斯坦因1914年在黑水城遗址所获的西夏文译本《将苑》最初收藏在英国国家博物馆,后来于20世纪70年代转藏英国国家图书馆,编号Or.12380–1840。原件出土时损毁严重,经修复为19.7×256.4厘米的写卷^②,下部残佚,卷面存

^①关于《将苑》古代著录和传世汉文本的最新、最详细的考察,参看Imre Galambos, *Translating Chinese Tradition and Teaching Tangut Culture: Manuscripts and printed books from Khara-khoto*,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2016, pp. 212–221。

^②此处依据英国国家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2015年提供的数据。

字113行,字迹工整清楚,全文照片在2005年刊布^①。这个写卷的现存部分大致相当于全书的后半,未署抄写时间,但存有完整的尾题“曩
箇
苑
核
瓶”gia¹ bju² lhejr² bo¹ tshji¹。在对该书的首次报道中,格林斯蒂德出色地判断其内容译自汉文本《将苑》,不过他仅将西夏文书题照字面硬译成了“将军木林根”而未加说明^②。最近高奕睿建议把题目改译为“将军森林本”^③,是考虑到西夏书题的最后一个字确有“书本”的意思。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这个书题似乎还可以有进一步的解释。

如所周知,西夏的“瓶”tshji¹字一般汉译作“本”,其含义可以是“根本”、“书本”,还可以是“经典”,例如汉文“明堂灸经”被逐字对译作“彌
蕩
薙
瓶”(明堂灸经)^④。然而当这个字出现在书题里时,有一个特殊现象却是人们此前没有充分注意的,即我们有时在翻译底本里找不到与之对应的词语。例如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有一部编号为 инв.№ 4900 的夏译佛书,题为“金刚乘本”(彌
蕩
瓶
瓶)^⑤,相应的音译梵文书题只作 *vajra-yāna*(金刚乘),而没有词与“瓶”tshji¹对应。事实上这种用法的“瓶”tshji¹应该界定为“专有名词的类别标记”,其作用在于表示前面的词是一部书的名字,只不过在西夏文献中更多使用的是意义相近的“核”(书,文)^⑥。不难理解,作为伪书的《将苑》没有资格被称作“经”,因此书题中的“瓶”tshji¹也一定是类别标记而不是汉文底本里原有的内容,自然不必在汉文返译中表现出来。

书题的前两个字“曩
箇”gia¹ bju²在《番汉合时掌中珠》里对译为汉语的“统军”,这个词还出现在2013年河北大名县出土的小李钤部墓志上,与“钤部”的读音对应^⑦,译成“将军”毫无疑义。至于“苑”字,最直接的西夏文翻译应该是“葩”·io²。例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三九八有“一一苑内有五百池”一句,西夏本译作:

𠀧𠀧葩𠀧𠀧瓶𠀧𠀧瓶。^⑧

①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国家图书馆编:《英藏黑水城文献》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17—219页。

②E. Grinstead, *The General's Garden: A 12th century military work*, *The British Museum Quarterly* 26:1–2, 1963, pp.35–37.

③Imre Galambos, *Translating Chinese Tradition and Teaching Tangut Culture*, p. 219.

④聂鸿音:《西夏译本〈明堂灸经〉初探》,《文献》2009年第3期,第60—66页。

⑤Е.И. 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 стр. 594.

⑥聂鸿音:《西夏语专有名词的类别标记》,《语言科学》第12卷第2期,2013年,第113—116页。

⑦小李钤部(1189—1258)即《元史》卷一二二所记的“昔里钤部”,参看刘广瑞、朱建路:《大名新出夏汉文合璧墓志铭的价值和意义》,《光明日报》2014年5月21日,第14版。

⑧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23页上栏。

[一一苑内五百池有]

“苑”的双音同义词还可以是“园苑”，西夏译作“茈核”·io² bo¹，即《番汉合时掌中珠》里的“园林”。例如实叉难陀汉译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二八有“愿一切众生乐法园苑，得诸佛刹园苑妙乐”一句，西夏本转译作：

毓縕毘福福祇茈核姦，尼珪隨茈核綱羈并瓶。^①

[愿众生一切法园苑乐 诸佛刹园苑妙乐当得]

这里的“核”bo¹与“苑”形成对译，表明西夏文《将苑》书题里的“茈核”（树林）与“茈”（苑）存在词义关联——“苑”中自然有树林。于是我们明白，西夏人没有把汉文“将苑”译成人们预期的“鎧茈”bjū² ·io²，而是处理成了“将军园苑”或者“将军园林”，那仅仅是用双音词置换了汉语的单音词，并不意味着作为翻译底本的汉文原题与传世的书名有什么不同。这样，我们对书题的翻译自然也应该是简明的“将苑”，而没有必要是别的什么。

二

汉文《将苑》今通行中华书局1960年《诸葛亮集》点校本，该本以清张澍所辑《诸葛忠武侯文集》为基础，凡50章，而西夏译本只有37章。译本残卷同时保存有章题和章次的只有卷尾的三处，按字面译作“同心三十五”（辯能散股朮）、“将行三十六”（鎧巍散股朮）和“威仪三十七”（毅纏散股朮）^②，相当于汉文本的“和人四十三”、“将情四十五”和“威令四十六”。根据格林斯蒂德的核对，这个西夏文残卷始于传世本的第22章^③，其中缺少第24、25、30、31、33、41、44、47、48、49诸章的内容，而第46章和第50章则被合并在了一起，以此推算，前面21章中应该还有个别篇章不见于西夏译本。结合两个本子间遣词造句方面的差异，克平和龚煌城认为西夏本一定经过了译者的改编^④。不过我们对此打算另外提出一个建议，即设想西夏译本依据的是一个与今本不尽相同的汉文本，那个早期的汉文本篇幅略小，而传世本多出来的章节应该是后人加上去的。就目前所见的夏译汉文典籍而言，译文绝大多数都忠实于原著，虽然个别译者偶尔会出于某种原因对原书内容进行删削，但不会擅自改变原来的

①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7册，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45页。

②每个章题下面各残一字。按照西夏语习惯，可以肯定那个残字是“彌”（第）。

③事实上在卷子的最前面还残存两行，可以照字面译作“心同相信十五者……四”，似乎相当于第21章《谨候》结尾的“四曰分，知止足也；十五曰謀，自料知他也”。

④Kepping Ksenia, Gong Hwang-cherng, Zhuge Liang's «The general's garden» in the Mi-nia translation, Б. Александров сост., Ксения Кепинг, Последние статьи и документ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Омега, 2003, pp.13-24.

章节次第^①,而这个《将苑》译本将《和人》、《将情》两章连续编为第35、36,显然表明当时的译者并没有见到位于其间的《察情》章。当然我们无法估计经过增补的这个传世本形成于什么时候,只能根据现在能见到的明代五十章本知道那不会晚于元末明初。

此前关于《将苑》的讨论集中在西夏译本的最后一章。这一章题为“威仪”(威令),全文多达14行,大于前面各章的平均篇幅,而且令人不解的是,里面竟然还包括了最后一章《北狄》的内容,任何人都能看出这段文字的前后两部分不能衔接。下面是这一章的录文,原件残缺处标以省略号。

威仪

敵纖，敵纖蘿娘麌彌爾纖。翥翥娘麌……纖。刻娘娘敵纖慨
慨華，婦敵纖敵鮮慨……猶善敵，尚娘敵稱麻效敵慨勝敵。誰
……敵纖彌纖纖勝纖。散發敵纖，攬耗慨懿……娘，敵纖毛移，衍
慨翫，羌纖娘端隨……頤娘娘歸，純娘娘魏汪，形既翫……翫
敵薛效娘。羌效纖喟謂纖敵散敵……翫，帶帶敵毛櫛；散發形既，
魏翫緝翕……猶勝纖敵。敵轟結罷批，刻翔批帥娘……楊翼飭。
敵散發慨櫛，麻娘纖既……慨櫛，敵孤猶罷批益。散敵數效，
稱猶……猶，散發散罷櫛，純娘饅饅娘，散繁娘……婦，羌效蘿娘
媚，散猶勝纖敵。嫩……敵，麻娘脫敷，麻娘敵屏，嫩娘娘禪……

关于《北狄》的那段文字已有高奕睿的逐字解读和英文翻译^②。下面尝试给出汉译,原件残缺的内容标以省略号,根据文意补出的字放在方括号内。

威仪[第]三十七

人以威力统千万军,约束自身……若乃上人不执正法,下人无敬畏之心,虽……限,而无大别于桀纣二王也。是故……应视……人者之道。广主之人^③,不居于城……时,汉国伐之,不得胜则沿山谷遁逃……饥时饮乳,寒时拥裘服,[以]射猎[杀]生……未可以战服之。所不与战之略[有]三……战,多疲怠怯弱;广主射猎,敏捷勇敢……相当也。汉军远程,日驰百里……倍之。汉逐广主,自持食粮兵器……逐[汉],以马迅疾而行。走逐

①例如西夏译本《贞观政要》就删除了汉文原本的大量奏章,估计是因为译者感到用西夏文难以再现奏章中的大量骈句(聂鸿音:《西夏本〈贞观政要〉译证》,《文津学志》第1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116-124页)。假如《将苑》那几章确实是被译者删除的,我们实在猜不出删除的理由。

②Imre Galambos, *Translating Chinese Tradition and Teaching Tangut Culture*, pp. 245-250.

③广主,文中相当于汉文本的“北狄”和“虏”,这里用的是高奕睿给出的译名。克平和龚煌城译作“草原主”(lords of the steppes),并推断在西夏译者心目中指蒙古人。参看Keping Ksenia, Gong Hwang-cherng, Zhuge Liang's «The general's garden» in the Minna translation.

不等，第二……多[步]，广主多骑马，顺风疾驰，骑疾步……悬，不可与之战，第三略也。唯……击，遣良将，驯士卒使常御之……

下面是传世汉文本《将苑》的《威令》和《北狄》两章，与西夏本含义相应的语句用下划线标示：

威令

夫一人之身，百万之众，束肩敛息，重足俯听，莫敢仰视者，法制使然也。若乃上无刑罚，下无礼义，虽贵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桀、纣之类也。夫以匹夫之刑令以赏罚，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孙武、穰苴之类也。故令不可轻，势不可通。

北狄

北狄居无城郭，随逐水草，势利则南侵，势失则北遁，长山广碛，足以自卫。饥则捕兽饮乳，寒则寝皮服装，奔走射猎，以杀为务，未可以道德怀之，未可以兵戎服之。汉不与战，其略有三。汉卒且耕且战，故疲而怯；虏但牧猎，故逸而勇。以疲敌逸，以怯敌勇，不相当也，此不可战一也。汉长于步，日驰百里；虏长于骑，日乃倍之，汉逐虏则赍粮负甲而随之，虏逐汉则驱疾骑而运之。运负之势已殊，走逐之形不等，此不可战二也。汉战多步，虏战多骑。争地形之势，则骑疾于步，迟疾势县，此不可战三也。不得已，则莫若守边。守边之道，拣良将而任之，训锐士而御之，广营田而实之，设烽堠而待之，候其虚而乘之，因其衰而取之，所谓资不费而寇自除矣，人不疲而虏自宽矣。

西夏本自“广主之人”以下接续的是《北狄》一章的内容，通过与存世汉文本对校，可以知道前面的《东夷》、《南蛮》、《西戎》三章全缺。高奕睿估计那三章是西夏译者有意删除的，他觉得党项人应该不愿被人蔑称作“西戎”，而且从西夏所处的时代和地理位置看，可能与他们发生战事的只有“北狄”^①。这个猜测固然不悖情理，但未免把事情理解得过于复杂。在此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如果译者有意要删除前三章而只保留最后一章，那么就应该把最后一章另起一段抄写，并且保留《北狄》的章题，而不可能在删除章题的同时将正文与上一章拼接在一起。按照常理，译者应该关心的只是怎样如实再现原著的精神，而不必借翻译来展示自己的民族感情，何况党项人的心胸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狭隘，他们在翻译汉文类书《类林》的时候就全部保留了“四夷”的条目^②。

考虑到缺少的这三章恰可以与《北狄》合起来构成完整的“四夷”，而“四夷”通常在作品中不会被割裂开来，我们就应该断定那是西夏译者所据汉文底本的残佚，具体残佚的部分是从《威令》章结尾的“令不可轻，势不可通”到《北狄》章的章题。进一步说，假定那个未知的汉文原本采用的是当时最流行的装

^①Imre Galambos, *Translating Chinese Tradition and Teaching Tangut Culture*, p. 241.

^② К.Б. Кепинг, *Лес категорий, утраченная китайская лэйшу в тангут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3. с. 57.

订形式,那么不妨估计丢失的二百馀字恰好相当于蝴蝶装的一个整叶^①。

三

下面尝试提供西夏本《将苑》现存部分的汉译文,前面翻译过的首尾部分不再重复,西夏原文参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刊布的照片。

[机形第二十一]

以愚克智,福也^②;以智……略有三种……则非智……则非勇。能此三,则……

[重]法[第二十二]

先祖人曰:铎鼓者禁耳……刑罚律……而禁目者,容……可不禁。无此三者,则军……

[兵势第二十三]

将行兵之势有三,一者天势……谓天势者,日月……星不速度,彗孛……也。谓地势者,阴阳相斗,人……崖峻万丈,水波千里也。人势……也。知此三者,则所向……

胜败[第]二[十四]

大智人为上,弱智人居下,是故人……皆敬畏,自相议准备战具……也。若士卒惰慢,队长惊慌,下人……相议,归心于逃,彼此惑以要言……也。

[假权第二十五]

统军者,人命所悬也,成败……皆假赏罚。若无赏罚,则……猿猱……胶离娄之目……辨黑白……置于……人之手,而在将,则……虽有……吕韩信白起之谋略……孙武曰:将军之出,君命中……曰:军中唯闻将军之命,而……之谓。此者,君之诏也。

哀[死第二十六]

先祖善统军者,养士卒……已子……先之,胜时后方随之,死者泣……悯之。养饥人予之食,寒……则所向皆捷。

便利[第二十七]

若草木集处,游逸以得利。山林塞处……沟谷处,设伏以得利。少兵

①西夏蝴蝶装书籍的形式仿北宋大字本,一般是每半叶6—9行,每行12—18字。

②汉文本作“夫以愚克智,逆也”。克平和龚煌城专门讨论过其中的“逆”字,他们认为“逆”在这里的意思是“悖于天理”,而西夏以“𢵤”(福)字对译,说明“𢵤”(福)在这里指“超自然的力量”。事实上张澍辑本的“逆”字在《说郛》收录本里写作“命”,词义似乎更接近西夏的“𢵤”(福)。参看彭向前:《夏译汉籍校勘价值举隅》,《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92—99页。

击众兵……大军击寡，合于清晨。弓弩……水深，火风暗昧^①，则捕巡察者以……

揣能[第二十八]

先祖善统兵者，先揣其强弱而……圣？将孰贤？粮孰丰？卒孰……孰强？戎马孰善？法孰严？二军^②……惧？财货孰多？百姓孰安？由此揣……先明。

[轻]战[第二十九]

蛇蝎之伤人者，负其毒；士卒……所以战具善则不畏敌，甲不坚……不中则与未射同。另自进不勇则……中则与目盲同，战将不勇则……

地势[第三十]

战场地势者，兵之助也。若地势不……山陵岩谷，丘阜大川，利于步兵……利于车兵，丘陵高山，岩洞深谷……平草垂，往还皆利，实战场也……映，利于矛也。

战势[第三十一]

先祖善斗之将，先遣探者而后……粮绝国空，百姓愁怨，自谓……不修，战势不习，增兵隔阻，路途长……弱贱兵，不能供给，不见所往方……不出艰险，不度水渠，枪矛失次，将……进，则必定胜则不战，不觉军旅困乏……先备足也。一入一出，击之则不胜……谋划，依正判断，队小兵足，得成胜功，将……邻国和睦，大国力助，粮食聚集，行正法则……不可攻击。

整师[第三十二]

若出师，依整与不整而胜败分别。若将……持时不持，往时不往，则虽引百万之师，亦……居时持礼，动时有威，进时不可当……左右皆安稳应之，不安不行，唯队为……上遣用，不可使疲乏。

励兵[第三十三]

行兵之道，加之爵位，赡以赏赐，则无不至者……则不患死。畜恩功，不易行军之法，则不服……接力随后，则无不自进者。小善皆录，小功……

战道[第]三十四

林战之道，昼间多执旌旗，夜下……金鼓……或动于前，或执之后。丛战之道，军械……而往度路，十里一队引，五里一队应……则敌惶恐，迷其行止。高低地战之道者，……伏，宜于……轻捷军士立于高，纤弱之人……持短兵而中断其军，敌人不出则……战之道，舟楫为要，择真勇士，执旗帜……持箭者引其中，以兵迫舟……顺流击之。夜战之道，倏忽而动

①暗昧，西夏译作“𦵹𦵹”（雾暗），高奕睿认为“暗昧”在这里隐含着“雾”的意思，恐不确。事实上那只是西夏人的一个比喻说法，等于说“雾蒙蒙”。

②“二”（槩）当作“三”（殲），盖汉文原本致误。

……乱其耳目，攻则必胜矣。

同心[第]三十五

行军之道，军同心为要，军心同则不命……军自生信。朝野上下相猜……虽有……之智，而士卒私下议之不得……故书曰：兵者如火，不禁则……

将行[第]三十六

统军之道，军水未饮，自不思渴；军食……军火未燃，自不言寒；军未凉处自……

写卷的最后一行题有“讎雠”（校同）二字，意思是在抄写后又校对了一遍^①，最终的抄件和原本一样了。

四

由于原件残缺严重，大量句子都不完整，我们的翻译自然不敢妄称必是，更不敢妄言复原了《将苑》的早期本。尽管如此，在前面全部译文的基础上还是可以得出传世汉文本与西夏译本的篇章对应关系，如下表：

章题	汉文本	西夏本	章题	汉文本	西夏本
谨候	21	20(佚题)	地势	36	30
机形	22	21(佚题)	情势	37	—
重刑	23	22重法	击势	38	31战势
善将	24	—	整师	39	32
审因	25	—	厉士	40	33励兵
兵势	26	23(佚题)	自勉	41	—
胜败	27	24	战道	42	34
假权	28	25(佚题)	和人	43	35同心
哀死	29	26	察情	44	—
三宾	30	—	将情	45	36将行
后应	31	—	威令	46	37威仪
便利	32	27	东夷	47	(佚)
应机	33	—	南蛮	48	(佚)
揣能	34	28	西戎	49	(佚)
轻战	35	29	北狄	50	(佚题)

①与此相应的是正文中出现了多处校改，校改符号（“√”和“+”）或改正的字写在错字的右侧行间。

至此我们可以构拟出那个早期汉文本的结构——该书只包括41章，其中没有今本的《善将》、《审因》、《三宾》、《后应》、《应机》、《情势》、《自勉》、《察情》诸章以及前半部分的某一章。假定这42章平均分装上下两卷，则可以判断本文讨论的这个西夏译本来自下卷，而且无论这一卷是否始于第20章，都不难估计卷首残佚的文字只不过寥寥数行而已。

如克平和龚煌城所说，这个西夏译本采用了简略的“解释性”翻译手法，译者只求表达句子的整体意思，在有些地方甚至加进了他本人的理解，而不是像翻译佛经那样把原本的每则词语都忠实地译出^①。从《将苑》已知的内容看，西夏本和汉文本在具体的遣词造句上颇有差异，其中多数情况是西夏本相对简略，但也有个别地方似乎是增加了词句，例如《假权》章末尾的“此者君之诏也”一句就不见于汉文本，且表达的意思与上文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似有矛盾。由于西夏文原件残佚，我们无法从整体上把握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处理方式，自然也难以逐一判断哪句话来自汉文原本。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感到汉文原著者和西夏译者肯定都读过一些兵书，对于兵法似乎都不外行，因此可以说，《将苑》虽然是一部伪书，但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仍然具有值得珍视的资料意义。今后若有专家从军事史角度深入审视这个译本，可望有进一步的创获。

【作者简介】聂鸿音，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文献。

^①Kepping Ksenia, Gong Hwang-cherng, Zhuge Liang's «The general's garden» in the Mi-nia translation.